

21世纪军事热点参考译丛

FUTURE WARFARE

# 未来战争

——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最新理论

*The Latest Theory About 21th Century  
War by U.S. Army War College*

美国陆军军事学院院长 罗伯特·斯格尔思 著

国防大学出版社

# 未来战争

——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最新理论

美国陆军军事学院院长

罗伯特·斯格尔思 著

薛国安 张金度 译

国防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未来战争——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最新理论/(美)斯格尔思  
(Scales, L.) 著; 薛国安, 张金度译. —北京: 国防大学  
出版社, 2000. 10

(21 世纪军事热点译丛)

ISBN 7-5626-1060-6

I. 未… II. ①斯…②薛…③张… III. 未来战争-研究  
IV. E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0642 号

**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红山口甲 3 号)

邮编: 100091 电话: (010) 66769235

北京宏远兴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

字数: 132 千字 印数: 4000 册

定价: 12.00 元

## 中译本前言

2500 多年来，东西方文化之间一直进行着积极的思想交流。《来来战争》中译本的出版无疑是朝着继续这种交流的方向迈出的一小步。我非常感谢中国国防大学两位教授翻译并出版我的这部著作。他们的创造力和渊博的知识，无疑将使这部译著更加适合东方研究军事战略和军事理论的人们阅读。

指导战争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正如孙子所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作为从事这项重要事业的领导人，我们应当将全部的智慧用于战略艺术的研究。战争变化周期总是那么难以预料和理解，因为它不像经济、医药或法律领域那样，人们难以经常获得实战经历。因此，在和平时期，通过研究前人的战争经验或学习杰出军事思想家的军事理论，以获得对战争问题的深刻认识，对于士兵和战略家们来说是绝对必要的。

有人曾经要求我比较克劳塞维茨与孙子。我同意许多军事分析家的观点，这两位富有天才的战略学家的思想体现了东西方军事思想明显的区别。的确，“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战争类型”。那么，时间、地理环境和文化的差异，

无疑将在克劳塞维茨与孙子之间培育出不同的思想观点。尽管他们的许多见解相佐，然而，彼此仍有许多相同之处。诸如“政治是战争中最重要因素；保持军事行动自主权的必要性，争取数量优势的重要性，以及一旦战争不可避免则尽可能迅速而果断地争取全胜”等问题上，他们的观点都是一致的。而且，我认为这两位古典军事理论家都认识到一个永恒的原理，即战争是敌对双方实现其决心和意图的最后手段。

作为美国战争学院第44任校长，我时常想起我们的校训：“不提倡战争，而维护和平”。翻译《未来战争》将有助于我们两国彼此之间进一步对话，这是我真诚的愿望。这种思想交流将促进我们彼此之间的理解，因而增强我们携手制定一个维持地区稳定与和平军事战略的能力。

美国陆军军事学院院长  
罗伯特·斯格尔思将军

2000年5月1日

# 目 录

序言一	1
序言二	7
一、战争周期理论	17
二、为 21 世纪战争作准备	30
三、对付 2010 年后的战略威胁 ——善变之敌	47
四、双刃剑：21 世纪战争中的机动	67
五、观点碰撞：财政紧缩与军队建设	87
六、美国陆军：准备应付明天的安全挑战	99
七、战争新纪元的黎明：机动能力的飞跃	119
八、关于“未来陆军”的年度报告	125
九、“未来陆军”：军事艺术、科学及技 术的统一体	160
十、间接路线：美军如何避免未来城市战 的陷阱	170

十一、信任而非技术是联盟的支柱·····	182
十二、美国不能单独投入未来战争·····	192
附：来来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	195
作者简介·····	214
译后记·····	216

## 序言一

我们正处在新世纪和新千年的边缘。当战略环境仍然不清晰、不稳定之时，技术变革的步伐却在稳步地加速前进。美国再次处于两场较大的战争之间。然而，目前这个时期并非美国军队第一次面临两场战争之间的间歇期。1919年至1941年期间，美军在多方面发展了自己的能力，诸如从舰载航空兵和两栖作战到联合作战，它们使这个国家在珍珠港轰炸后的激烈战斗中出色地经受了考验。同样，在1953年至1965年以及1973年至1991年的战争间歇期间，美军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但是，空中机动及随后的空地一体战能力的发展，再一次强化了和平时期着手战场作战改革的重要性。

但是，与这些较早的战争间歇期不同的是，美国军队而临着的是不明确的威胁。因此，那些两个世纪以来一直困扰着军队的改革和调整的问题现在显得更加不确定和意义含混。不像30年代的美军，他们在大西洋以及欧洲面对威胁时能够确立明确的作战概念，而今天的军队却不知道他们将要和谁作战，什么时候作战，甚至不知道在哪里作战。

纵观美国历史，美国军队一直有一种偏好：不是时刻准



备对付下一场战争的不幸。部分原因是某些因素不在军方的控制之中：美国政治对危险敌人的挑战反应向来极其缓慢。另一方面，军队在从事国家的战争时，对其准备工作的估量总是令人惊奇地乐观。这就使得美军在初战时几乎没有任何理由乐观。即使1812年战争中的初次失利，也几乎难以让人想起哪一次战役是因为美军预先准备下一场战争而取得真正的胜利。无可否认，在每一场较大的战争中，美国都有充足的时间去弥补那些在初战中暴露得如此明显的缺陷。不幸的是，美国在21世纪恐怕再没有那么充足的时间了。

海湾战争在美国战争史上是一特例。在那次战争中，军方领导人深深地担心，一旦开战使们的军队将蒙受巨大伤亡。结果，在一次闪击战役中美军挺进伊拉克，地面作战仅持续了不到100小时。但是，这种轻而易举的胜利很可能埋下了危险的种子。目前一些人认为，光靠技术优势和远距离打击能力就能使美军以极少的伤亡去进行决定性的战役，从而公开否定3000年积累起来的军事历史。这种虚幻的希望，是紧随海湾战争结束而爆发出来的“胜利病”的直接产物。如果美军要以聪明而有效的方式进行改革，他们恐怕压根儿就不能相信他们自己国家的报纸对那场战争的报道。

军事机构在战争间歇期进行的调整和革新总是有相当多的问题，特别是在技术变革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灾难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证。欧洲军队在开始理解和适应联军作战这种复杂事物之前，花了长达3年的时间进行无休止

的屠杀。即使如此，仍然花了20年和平改革时间以探寻联军作战行动的方式。对每个人都不幸的是，弄明其战术、学说变化和技术，并淋漓尽致地将其运用于闪击战，在1939年至1941年期间取得具有如此毁灭性胜利的是德国。

有关成功的改革的要求，以及不成功改革的因素，在过去几十年的军事历史著作中已经出现。在技术革命十分迅速的时代，成功的改革具有一系列特点，其中最不重要的莫过于技术。德国的闪击战就来自于两方面的分析。一是对1918年战场上所发生的事件进行深思熟虑的历史性分析。这是一种专业化的、有很深根基的分析，它按照军事的智力水平和战术能力对他们作出判断。二是谨慎而客观地分析训练和作战中真正发生了什么。技术只不过使德国认识到在联军作战方面进行成功改革的可能性。大家应该牢记的是1940年5月法国所拥有的大炮和装甲车比德国人的要好，而法军的失败在于战术和作战原则陈旧，其结果是军事上的惨败。但是，在战争间歇期进行成功改革的并非唯独只有德国。美国的军事改革在大多数方面与德国持平，但在自觉根据实际能力确定作战原则的某些方面比它未未的对手更为进步。

不幸的是，当前美国防御领域正在出现一种观点，认为美国为下个世纪的战争规划它的力量建设时，应把重点放在作战能力和作战平台上。坦率地说，无论这条捷径可能使得制定防御计划变得多么容易，都是不可取的。作战能力，无论在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心目中有多么强，在下个

世纪的战争中都可能无用武之地。事实上，它们可能被证实比无用武之地更糟。因为，那种与即将发生的战争无关的技术能力将花去原本可以更好地用于建设其他系统和能力的巨额资金。就许多战争艺术而言，受益最多的也许是敌对的一方。最终技术只不过有助于发展一些连贯的、明智的作战概念，但无助于没有训练或准备不充分的军队。对下个世纪将发生的战争前景，进行富有远见的认真思考，是保证下个世纪的军事改革具有活力的关键所在。

无论美军采取什么途径进行改革，战争终将发生。这将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并且几乎可以肯定会使美国措手不及。美国军事机构可能很好地准备了一些在别的地方发生的别的形式的战争。正如布莱德西所说：它可能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错误的战争。但是，无论这场战争在哪里发生，美国军队都将不得不按照战争本身的形式进行战斗，而不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不幸的是，军事历史上充满了这方面的教训，即军事机构拒不适应真实的战争条件，而宁愿将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自己设计的模式上，而且不管这种模式与实际情况多么不相干或不适应。

如果我们不能预测下一次战争将在什么地方以什么形式发生，当美国军队进入下一个千年的时候他们就不能不有所准备。很明显，军队必须准备物质条件，并且训练陆军士兵、海军陆战队员、水手和飞行员。但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培养下一代军事领导人具有处理战场挑战的意识。相比之下，思想准备将比美军在战争中所需要的任何

一种技术手段都更为重要。在那些思想准备中，最重要的是必须识别什么是不变的东西：诸如战争的基本性质、战争迷雾、阻力、概然性，以及不确定性，它们都将像以往那样支配未来的战场。

现在有许多人坚持认为，技术为美军解决那些将在下个世纪的战争中产生的战术和战役问题提供了一条捷径。他们相信，技术、计算机及其他信息系统将给美国一种十分清晰的透视能力，不仅能看清敌人的武装力量，而且能看清敌人的战略意图。然而，这种观点面临的问题是，美国在下场战争中的敌人早已在着手研究美军正在干什么。正如美军在越南战争中发现的那样，敌人的军事机构是由人组成的，因而具有适应性和创造性，即使他们没有掌握先进的技术。同时，他们还有宗教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激情以支持他们适应战场的能力。虽然如此，那些以单纯技术眼先看待未来战争的人坚持认为，历史不足为据，关键是新技术将使美军在一个无阻力的环境中自由行动，而我们的敌人却不能适应这个环境。然而，三千年的历史证明，迷雾、阻力、概然性和不确定性总是构成战争的基本特性。而且，现代科学强调，战争的概然性和不确定性只反映世界的自然状态。由此可知，那种认为技术将提供绝对认知和预见能力的观点，既不了解历史，也不了解科学。

当下一次战争发生时，美国将面对已经准备好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进行战斗的敌人。下个世纪的战争将不像海湾战争那样，笨拙的、没有激情的对手几乎在战争刚刚开

始之际即迅速崩溃。美国不应当忘记五六十年代北朝鲜、中国、北越的军队都能够与具有技术优势的美军作战。然而，未未挑战的或然性（谁、什么原因、什么地点发生挑战）要求我们为战争进行认真的思想准备。正如米谢尔·霍德先生在许多场合曾建议的那样，战争不仅最需要职业军人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最需要职业军人的精神力量。为了使下个世纪成为“美国的世纪”，美国的军事部门应当进行认真的思考。他们必须用比简单的好奇心更为务实的精神审视过去。他们必须明白，技术仅仅是一种获得能力的手段。他们必须广泛结合新观念和新技术，深入地理解战争的基本属性及严酷的现实。

罗伯特·斯格尔思将军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思考。他是为数不多的敢于挺身而出对目前许多思想界习以为常的简单假设提出质疑的人之一。书中所选的这些文章反映了一位将一生贡献给长期而勤奋地思考他的专业领域即军事专业领域基本问题的军人学者的成就。这是一本陆军、陆战队、空军、海军军官必须阅读的书。如果他们不同意斯格尔思将军所提出的每一个观点，至少他们应在自己的头脑中引起思考。这献是那些主张开始认真思考为下个世纪的战争做准备的人所期望的。

威廉逊·马雷

军事历史教授

美国陆军军事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

## 序言二

1995年秋至1997年夏之间，我领导了一个由陆军参谋总长负责的著名的组织，深入研究遥远的未来，以预测2010年之后的战争方向。关于“未来陆军”（2020年以后的陆军）的调研在国防领域激起了富有见识的思考。本书便是关于这方面思考的论文集，其中有的篇章由本人独立执笔，有的则是与致力于研究军事领导艺术的同仁们合作完成的。

“未未陆军”这一研究项目，之所以今天仍不断引起争论，部分原因是因为它在范围、时期、方法和重点方面与陆军及其他军种在过去几年中进行的相类似的前瞻性研究有所不同。争论的开始集中在我们所观测的时期。我们选择了一个较远的时间段，即2020年至2025年，以便摆脱基于对现存或近期研究项目及预算的考虑而形成的各种干扰意见。我们并不认为军事领域的真正革命在半代人不到的时间里会是一种遥远的可能性。同时，如无意外，我们认为至少在下个十年国家将从物质和结构上完成安全部署。然而，2010年后的某个时候，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积累起来的数量巨大的冷战武器装备将开始失效，并需要取代

或处理。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要求我们必须预测在2020年以后的“未来陆军”需要什么样的新体制和质量。起初，“未来陆军”的研究和模拟集中在战略层次。这对于在冷战后期随着“空地一体战”原则的发展而推进战役层次理论革新并引以为自豪的军队未说，是一个巨大的观念转变。但是，体现全球大战计划的冷战安全战略之锚，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从它们的抛锚处被猛力提起。按照我们的观点，冷战后的陆军在为进行地面作战设计一套新的战役方法之前，必须重新建立它的战略锚地，并清楚地了解与它的战略密切相关的美国未来的国家政策。

当我们在一个严酷的、综合的军事对抗环境中自由地进行战争模拟，以检验我们对未来假设的时候，心中不免有些紧张。这些都是相当精细、复杂的工作，在陆军军事学院或其他地方进行着。它们经常集中数百名模拟人员和观察员，以及世界上最先进的模拟模型及设备。我们断定我们“虚拟的”敌人是能干的、务实的。他们将用符合他们的文化、思想和国家安全战略的作战方法对付我们。我们“未来陆军”的战斗部队往往没能很好地对付这种能干对手，但是这种经历使我们明白，我们正寻求一条有意义的途径，以便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干净、彻底地打敌敌人。

每次试验之后，都要由科学家和模拟作战专家组成的一个核心小组进行一个时期的评估，以修正我们的设想，并提出一套新的框架和指导原则，作为下一个年度新一轮模

拟演习的规则。这个过程是反复的、辩证的。我们几乎没有人人为地做这些模拟。例如，在第一次战争模拟期间，我们假定在 2020 年，我们将能从美国本土直接部署一支精干的作战部队进入遥远战区准备战斗。虽然这种能力符合我们国家战略的要求，但我们小组的科学家则认为，在 2020 年前这种能力是国家财力负担不起的，而且在技术上也是难以操作的。因此，在下一次模拟中，我们不得不通过在美国本土与作战地区之间插入一个可供跳跃的基地，以缩短我军行动所能达到的距离。

技术的变化要求指导原则变革。在我们的战略部署体系中增加一个中间基地，这样会使我们的战略展开减慢速度并使中间基地有可能暴露在用远距离巡航导弹和洲际弹道导弹投送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打击之下。这些事实转而要求我们对作战原则作相当大的调整，并且促使我们寻找其他技术手段，以解决作战中这些新的、未曾预料的变化。这样一未，经过一番加班加点地工作和慎重地思考，我们“未未陆军”研究组得出了一个适于下个世纪战略环境的分析。接着，我们设想了一套作战概念并优化了编制结构，以允许这种新的战争模式在未未的一些战场上能够被成功地运用。

“未未军队”在 4 年中富有成效的实验所得到的经验，使我们现在得以进行由神秘到实在、由一般到特殊、由战略到战役，以及由遥远的将未到离现在较近的一个时期的研究。的确，我们的许多想法还是含糊不清的，有些还有



待技术进步才能够切实可行。其中一些在足以成熟到能在一个作战环境中进行实验前，还需要一些时间和进一步的模拟。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们得出了下列结论，即：从“未来军队”研究中为遥远的将来得出的许多概念越来越适合于今天。一些例子能够说明这一点。在随后的文章里，我们设想在2010年之后将会出现一个“主要竞争者”，即既有手段又有意志并将对美国的根本利益发起严重的战略挑战的国家或类似于国家的对手。而且，中东、巴尔干及其他地方最近的事态证实了一个观点，那就是对我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战略性挑战并非一定要等到下个10年结束时才真正形成。

另外还有一个富有远见的见识，那就是在“未来陆军”的整个研究过程中，我们一直认为，在某种军事技术产生飞跃并带动大多数作战概念发生变化之前，一场真正的机动战革命还不会发生。然而，目前在使军队的结构和指导原则更加适于接受由现有技术或刚露端倪的技术提供的机会方面，我们有许多事情可做。我们所期望的将在下一个10年成熟的任何军事革命，都必须立足于今天或不远的将来。培训一个营指挥官或训练一个副排长要花半代人的时间（15年）。这么长的时间里至少要产生一种新武器，甚至从今天的技术中得到的一种新武器。总之，根据今天的现实，或根据我们深入细致地研究来战争所得出的认识，我相信这种争论正迫使我们加速进行我们的研究。我们必须考察一些关键领域，这些领域要求注重当前而不是